

论《最蓝的眼睛》创作的颠覆性

关熔珍,李秋义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托妮·莫里森通过《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佩科拉的生活经历,揭示了美国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并探析造成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相比传统的黑人文学创作,《最蓝的眼睛》在创作方面具有明显的颠覆性。文章从语言层面、叙事层面和修辞层面解析莫里森在小说中展现的创作颠覆性,旨在探索莫里森的独特创作技艺,同时丰富文本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创作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93-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4

On the Subversive Writing in *The Bluest Eyes*

GUAN Rong-zhen, LI Qiu-y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gning 5300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eroine Pecola's life in *The Bluest Eyes*, Toni Morrison reveal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black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alys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fate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black literature, this is obviously a subversiv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linguistic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Morrison's creative subversion, in order to explore Morrison's unique creative skills,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novel.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s*; subversive writing

托妮·莫里森(1931—)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此奖的黑人女作家。她获奖的理由是:“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1]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莫里森继承了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的黑人文学传统,她不仅熟悉黑人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的《圣经》,而且也受到了西方古典

文学的熏陶。在创作手法上,她和海明威简洁明快的风格有几分相似;在故事情节的构建上,又和福克纳有些相似,故事情节给读者一种隐秘感;同时莫里森还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莫里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敢于探索和创新,摒弃白人惯用的描写黑人的英语,代之以黑人自己的语言,通过黑人自己的神话,讲述黑人自己的生活,这也为其作

作者简介:关熔珍(1971—),女,广西钦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欧美文学方向)、翻译及语言学研究。

品增添了许多民族色彩。

莫里森在创作过程中既有对黑人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她巧妙地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创作出《最蓝的眼睛》,为黑人发声,为黑人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找寻出路。在《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佩科拉极力想拥有一双像白人一样的蓝眼睛,因为在她看来,如果拥有一双蓝眼睛,父亲就不会再酗酒,母亲也不会因为她长得丑陋而忽视、冷落她,哥哥也不会频频离家出走,同学和周围的人也不会再嘲笑她。然而这一切都是她幻想出来的,父亲一次酗酒过度,将其强奸,她怀上了自己父亲的孩子,最后陷入疯癫的悲惨境遇。

莫里森在作品中利用黑人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来渲染气氛,又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给环境和人物笼罩了一层诡谲的神秘色彩,把今天的现实描绘成“现代神话”^[2]。因此,相比传统的黑人文学和正统的白人文学,《最蓝的眼睛》在创作上表现出对传统的颠覆和创新,而这种颠覆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修辞和叙事三个层面。

一、语言层面的颠覆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在小说创作方面,语言是小说家的媒介和艺术。在莫里森的作品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对语言的选择,通过选择黑人英语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黑色”的特征。作为文化和黑人身份象征的载体,黑人英语极具创造力和表现力,对黑人语言的艺术加工和应用是莫里森小说的主要特点,这在《最蓝的眼睛》中同样有明显的体现。

一方面在小说中,莫里森没有选择标准的白人英语来进行书写,而是选择了承载黑人文化和民族身份的黑人英语进行书写。通过语言的选择,莫里森展现了小说中不同人物与黑人传统文化的联系。在莫里森看来,黑人英语具有独特性,她说道:“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at language, as there is about any cultural variation of English, but it's not 'dis' and 'dat'. It is the way words are put together, the metaphor, the rhythm, the music—that is the part of language that is distinctly black to me when I hear it.”^[3]莫里森认为黑人英语是黑人文化传统的载体。她被黑人英语所吸引主要是因为黑人英语中丰富的文化背景,通过选用黑人英语进行书写,莫里森表现出对黑人文化的宣扬与继承。

另一方面莫里森在对不同人物进行刻画时,选择不同的语言来展现他们的身份和背景。当叙述者克劳迪娅的母亲发现自己放在冰箱里面的三夸脱牛奶被喝光时,她说道:“Three quarts of milk. That's what was in that icebox yesterday. Three whole quarts. Now they ain't none. Not a drop. I don't mind folks coming in and getting what they want, but three quarts of milk! What the devil does anybody need with three quarts of milk?”^[4]这些话看似是在责备佩科拉偷喝了牛奶,实际上却蕴含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母亲是传统黑人女性的代表,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种族间和种族内的压迫,她继承了黑人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同时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有度,超过一定界限好事可能变坏事。

她责备佩科拉偷喝牛奶,重点不在于她喝牛奶这个行为,而是她没想到佩科拉会喝三夸脱。小说中有提到佩科拉喜欢用印有秀兰·邓波儿图案的茶杯,一有机会她就会用它来喝牛奶,同时欣赏秀兰·邓波儿的脸。众所周知,秀兰·邓波儿是当时标准的、符合白人价值观的形象,佩科拉欣赏她美丽的脸庞,也是她一心想拥有一双蓝眼睛的扭曲心理的外在表现。从母亲的责备中可以看出,为了欣赏秀兰·邓波儿,佩科拉竟然喝了三

夸脱的牛奶,这暗示着她已经被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洗脑,同时自己的黑人主体性也已丧失,同时也预设着佩科拉最后的悲惨命运。母亲作为老一辈的黑人女性,即使意识到她的苦难来自于她的黑皮肤,也不会幻想改变自己的外表,这正是莫里森通过语言描写塑造老一辈的黑人女性和生活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新一代黑人女性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的目的所在。

创造性地使用黑人英语来讲述黑人自己的故事,莫里森传达出的是她对黑人语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通过莫里森对不同人物的语言描写,可以看出在语言描写的背后传递出对生活在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社会中黑人的担忧。这种在语言层面的颠覆成为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

二、修辞层面的颠覆性

在小说的创作中,象征是小说家使用最为频繁的修辞手法之一。通过象征,小说的作者可以向读者展示一些不便直接表达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丰富文本的形式。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使用了大量的象征,这些象征意象成为贯穿小说的语言工具,成为小说故事情节、结构和故事脉络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然而,莫里森的高超之处并不在于将丰富的文本意义寄托在大量的象征意象背后,而在于她对这些象征意象的颠覆性运用。

首先,整本小说最明显的象征就是题目“最蓝的眼睛”。在有着漫长蓄奴历史的美国社会中,黑人被认为是劣等人种。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接受白人的审美观点,即白皮肤蓝眼睛为美,黑皮肤为丑。这种观点深深地植根于黑人女性的意识中,她们中的许多人幻想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貌来换取主流社会的认可。佩科拉就是其中之一。“蓝眼睛”在白人主流文化中是美的象征、身份的象征,拥有蓝眼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

使黑人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然而在小说中,莫里森赋予了蓝眼睛颠覆性的意义。它不再是美和身份的象征,而变成了一切痛苦和磨难的根源;它也不再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而成为佩科拉悲惨命运的根源。莫里森赋予蓝眼睛颠覆性的意义,一方面暗含其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其塑造黑人独特审美的宣言。

不容忽视的还有金盏花的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中,金盏花是通知圣母玛利亚怀孕的花,所以它是幸运的象征。西方人认为凡是受到金盏花祝福而出生的人,都非常母性化,洋溢着可以包容一切的光辉。这是金盏花在文化层面的寓意,而在现实中,金盏花极易存活,对土壤也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小说的开篇,叙述者克劳迪娅说道:“1941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对此我们都缄口不言,心照不宣。”^[5]极易存活的金盏花在这个秋天没有发芽,是因为“我把种子埋得太深了。我们俩谁都未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了”^{[5]4}。金盏花对土壤没有什么要求,而且极易发芽,但是在小说开篇莫里森设置今年秋天的金盏花没有开花,一方面是佩科拉悲惨命运的象征,同时也是整个黑人种族命运的象征。佩科拉出生在一个不幸的黑人家庭中,她被父亲强奸、被母亲冷落、被周围人嘲笑。在这种环境下,她幻想自己拥有像白人一样的蓝眼睛,致使她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直至最后疯癫。小说的最后描写到:“我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有敌意。在这片土壤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长的,某些花卉是得不到土壤的养分,某些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结不出果实。”^{[5]134}莫里森用金盏花象征整个黑民族的命运。在充斥着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美国社会中,如果他们不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便终将丧失自己独特的种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牺牲品。通过赋予金盏花颠覆性的意义,莫里森将作品的主题

赋予这一意象,是对西方传统象征意象的挑战,同时也是重塑本民族文化的勇敢尝试。

除了对主流象征意象的颠覆之外,莫里森还大量使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意象,摒弃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象征意象。在象征意象的选择上展示出其宣传和继承黑人文化的决心。其中最明显的是甜食这一意象。对于黑人作家,甜食象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大批黑人奴隶被迫到美洲种植园做苦力,黑人成为这些蔗糖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制糖业因为利益丰厚,成为当时的支柱产业,所以制糖业通常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就是在对黑人的迫害和压榨中发展起来的。对于白人,蔗糖是财富的源泉;对于黑人而言,蔗糖是痛苦的来源。评论家 Patricia Hill Collins 评论说:“由于糖和香料是奴隶种植园的两项主要产品,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他们是种族与性别力量结构的重要象征。”^[6]这在《最蓝的眼睛》中有明显的体现。主人公佩科拉在寻求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求助于甜食。在现实生活中,她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于自己的黑皮肤。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冷落后,她可以在吃甜食的过程中将自己想象成自己想变成的样子,获得心理上的慰藉。“每张浅黄色的糖纸上都印有一个头像,玛丽·珍的头像。糖块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张笑盈盈的白脸和飘逸的黄头发,一双蓝眼睛从一个清洁舒适的世界里向外看着她。看得出她有点小脾气,也很淘气。佩科拉认为那双眼睛实在是太漂亮了。她吃了一块糖,真甜。吃了一块糖就像吃了那一双眼睛,吃了玛丽·珍,爱上了玛丽·珍,也变成了玛丽·珍。”^{[5]32}蔗糖对黑人来说是痛苦的根源,然而佩科拉却大口大口地吞噬着糖果,只为能够变成白人主流文化能够接受的样子。这也预示着佩科拉的悲惨命运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盲目地迎合主流文化的价值观。通过佩科拉吞噬糖果这

一举动,一方面表现了莫里森对黑人悲惨命运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性、盲目迎合主流价值观而感到恼火,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流露出来。

通过分析莫里森在小说中对象征的颠覆性运用,可以看出莫里森通过象征意象连接整本小说的情节、故事的发展。通过传统象征意象的颠覆使用,表明莫里森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使用具有黑人文学底蕴的象征意象,则表明莫里森对重塑黑人价值观、发扬黑人文化传统的决心。

三、叙事策略上的颠覆性

除了在语言和修辞两个层面表现出颠覆性之外,莫里森在叙事策略上也表现出明显的颠覆性。首先整部小说的叙述者值得关注。小说的叙述者由黑人女孩克劳迪娅担任,从她的视角莫里森展开描写。从克劳迪娅的身份来看,首先她是一个黑人。传统的描写黑人生活和文化的作品都是通过白人的视角来进行的,呈现给读者的是站在白人角度的黑人生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被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阉割”后的产物,并没有展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目。而莫里森勇敢地对这一写作传统进行颠覆,由黑人自己担任叙述者,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摆脱了被白人主流文化“阉割”的命运,真实再现黑人的生活。这也是重塑黑人主体性和发扬黑人文化的根本要求。其次,克劳迪娅是一位女性,莫里森设置由一位女性担任叙述者是有其深意在的。在传统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很少有黑人女性担任叙述者,她们都是由男性来代替的,她们的生活也是透过别人的视角展现出来。而莫里森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选择由女性自己言说自己的生活,是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也是其构建女性话语权的独特方式。选择黑人女孩克劳迪娅担任叙述者,表现了莫里森对白人与黑人间种族歧视的鞭挞,同时也对黑人女性遭遇的双重压迫即

白人的歧视和黑人男性的压迫的有力讽刺。

其次,莫里森在小说的布局上也可谓是独具匠心。小说的开篇是从美国初级儿童读本上选择的一篇短文,并且这篇短文在小说中连着出现三次,每一次的内容都没有变,只是形式发生了改变。第一遍是正常的文章,第二遍删去了标点符号,同时大小写不再有区分,最后一遍是全部字母连在一起,没有标点,没有大小写,篇章呈现混乱的结构。文本形式上的混乱反衬出的是主人公佩科拉内心的变化。

刚开始佩科拉只是梦想拥有一双蓝眼睛,随着自身经历的不增加,她的欲望开始无限制地膨胀。在现实生活中愿望得不到满足使得她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内心变得扭曲。三个文本都是关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的描写,文本中描述的是一种标准的美国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模式成为美国人追求的生活目标,同时也是黑人梦想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总是和理想有差别,现实生活中的黑人深受种族压迫,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白人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逐渐丧失自身主体性,背离他们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莫里森在文本形式上的变化是对主人公的命运乃至整个黑人种族命运的暗示,佩科拉想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貌来换取社会的认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最终精神世界崩塌,陷入疯癫状态。透过佩科拉的悲惨命运,莫里森折射出对整个黑人种族命运的担忧,黑人如果放弃自身的主体性,一味地迎合西方白人的主流价值观,最终会导致整个黑人种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丧失。

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艺还展现在她对文本形式的安排上。整部小说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中穿插了许多零碎的片段,这些片段多是黑人种族特有的,同时又贯穿整个故事的发展。“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爱丽丝有蓝眼睛。捷瑞有蓝眼睛……他们的蓝眼睛也跟着跑。四

只蓝眼睛,四只漂亮的蓝眼睛。天蓝色的眼睛……清晨般的蓝眼睛。爱丽丝和捷瑞小人书里一般的蓝眼睛。”^{[5]30}这是在佩科拉极力想拥有一双蓝眼睛时出现的一段插入,“蓝眼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了10次,文本形式上的重复反衬出“蓝眼睛”这一白人特征已经深深扎根于佩科拉的心中,同时在被白人审美观所控制的佩科拉眼中,自己本身的主体性也在逐渐丧失。莫里森借佩科拉想拥有一双蓝眼睛折射出的是整个黑人种族所要面临的问题,即生活在充斥着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美国社会中,在寻求社会认可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此外,小说的叙述者除了克劳迪娅之外,还穿插有其他人物的回忆片段和人物的直接对话,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多元化,《最蓝的眼睛》堪称是一部“复调”小说,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叙事作品的特点之一。

同时小说中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名称来作为四个章节的题目,每一章节的开头由克劳迪娅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设置每个章节的基调。上一部分结束后,下一部分是从迪克和简的识字课本里面选取的几行挤在一起的字,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突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进行叙述。其实每一个季节发生的事件都在前一篇有暗示,每一事件又会在下一篇中继续发展,直至达到破坏、断裂的效果。通过多人物叙事、多种文本杂糅其中,在混乱的文本形式和多重叙事的结构下,莫里森揭示了佩科拉所处社会的混乱,同时外界社会的混乱也映射了人内心中的混乱,即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黑人,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下迷失自我,找不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认识不到自身的主体性。

通过叙事策略的分析,可以看出莫里森在叙述者、插入文本的选择以及文本形式上的精心构思,颠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和叙述模式,传达了对黑人主体性(下转第108页)

- [3] 李希凡. 如何理解贾宝玉的“多情”[M]//李希凡文集:第 5 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551.
- [4] 黄永武. 中国诗学思想篇[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22.
- [5] 张锦池. “今古未有之一人”——说贾宝玉的叛逆思想[M]//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40.
- [6] 严云受. 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J]. 红楼梦学刊,1986(2):41-69.
- [7] 吴组缃.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M]//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8.
- [8] 萧统. 文选[M]. 影印胡克家刻本. 北京:中华书局,1977:411.
- [9] 白居易. 白居易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241.
- [10]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3.
- [11]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03.
- [12] 周作人. 两株树[M]//看云集.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0.
- [1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 9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9.
- [14] 李渔. 闲情偶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39.
- [15] 夏目漱石. 虞美人草[M]. 茂吕美耶,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337-338.
- [16] 林庚. 插图本中国文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82.
- [17]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6.

(责任编辑:白丽娟)

(上接第 97 页)丧失的担忧,同时提出解决方案,即正视黑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继承和发扬黑人文化的“异质美”和“陌生化的美”。

总之,通过从语言、修辞和叙事策略三个层面对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表现出的创作颠覆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最蓝的眼睛》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将黑人传统艺术和现代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独特魅力,同时反映出,在小说的主题方面,莫里森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出发,对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洞察细致的描写,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

四、结语

莫里森颠覆黑人文学的创作传统,创造性地将黑人特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入在小说的创作中,这种颠覆和创新一方面展示了莫里森对继承和弘扬黑人文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为她的小说增添了“异质美”和“陌生化的美”。通过创造性颠覆书写,莫里森不仅引发读者沉重的思考,同时也展现了她在小说创作方面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王荣. 黑民族的生存之路——简评《最蓝的眼睛》的主题思想[J].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9):120.
- [2] Gillan Jennier. Focusing on the wrong front: Historical displacement, the Maginot line, and “The Bluest Eyes”[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2,36(2).
- [3] Morrison Toni. The nobel lecture in literature[M]. New York:Knopf,1994:23.
- [4] Morrison Toni.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Plume Penguin,1994:96.
- [5] 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陈苏东,胡允桓,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 [6]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M]. London: Routldge,1991:2314.

(责任编辑:李亚平)